

若有所思

善用“名片”

□ 徐礼军

这两天清理旧物，翻出几张名片，既有以前上班期间单位给我印制的，也有在工作当中或者社交活动中接收别人的。没来得及及发送出去的自己的名片，如今已成了废纸。而那些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场合接收的名片，却唤醒了沉睡的记忆。一张张地查看这些名片，一幕幕交往场景便浮现在脑海里。

翻看微信朋友圈，时不时被一张张“洛阳名片”吸引住了。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追思会，6月11日上午在洛阳职业技术学院举行；描写爱国拥军模范乔文娟感人事迹的长篇报告文学《兵妈妈》新书发布研讨会，6月11日在建安门举行；6月5日发射成功的神舟十四号宇宙飞船，航天员乘组指令长陈冬，让洛阳人倍感自豪；“人生八十年 艺术六十载”王绣老师艺术座谈会，5月22日在老城区举行……仅仅从近期关注度高的典型人物来看，洛阳就频频“霸屏”，马金凤、乔文娟、陈冬、王绣等“洛阳名片”，成为传统媒体、自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。

再往前追溯，这样的“名片人物”就更多了，如陈俊武、李俊贤等。

要是再住历史纵深处追述，洛阳的历史文化名人更是多如繁星，数不胜数。

这些名人因为有了文化的背景、功德的加持、时间的沉淀，都自带光芒，特有分量，迥异于昙花一现的影视娱乐明星。他们

因汲取了河洛沃土、中华文明的精华而成色十足，他们因反哺家乡、传承文明而被人们铭记、敬仰，他们因德艺双馨、功业至伟而使古都增色。

这些自带光芒的名人金质名片，洛阳多得发不完，何况还有大量名胜古迹、自然山水、工业遗存等方面的亮丽名片呢，哪一张拿出来，都亮闪闪、沉甸甸、不一般。

俗话说，没钱时发愁，钱多了也发愁。洛阳“名片”太多，有时候甚至不知如何展示、传递。这说明擦亮、展示、分发“名片”，要讲究技巧和艺术性。

多与少的辩证关系，真是不好拿捏。譬如读书，有人饱读古今中外名著，坐而论道滔滔不绝，却总不免成为两脚书橱；有人却精研某一方面，以至能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。管理、经营城市也是如此，有些地方资源十分丰富，却不知从何处下手；有些地方资源十分有限，却抓住重点，实现突破。

在这方面，周围兄弟城市的一些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借鉴。就说对客家文化的研究与利用吧，作为客家先民的祖根地及西晋先民首次南迁的出发地，洛阳的相关文旅资源十分丰富，可是长期以来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，郑州、开封等地却能借势而为，先后举办了全球客家人寻根问祖恳亲大会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有人笑话我们，抱着金砖在喊穷。虽

然有些刻薄，但也说明了我们的思路没有充分打开。

这两年，洛阳开始大力开发这一独特资源，特别是洛阳市客家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，通过对内加强引导、对外联络宣传，已经初见成效。6月11日上午，在汉魏洛阳故城遗址举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暨“寻梦客家祖根地，天下客属一家亲”第一届客家祖根地纪念活动，既表达了对客家先民的敬意、追思、缅怀之情，也是洛阳申办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的重要环节。此次活动借助海内外媒体的报道，引起了全球客家人的关注。6月26日，洛阳终于如愿赢得世界客属第33届恳亲大会举办权。这将是一次很好的展示洛阳魅力、增进客家祖根地洛阳与全球客家人感情和人文联系的契机。这就是展示“名片”、善用“名片”的良策。

在清理旧名片时，我小心翼翼地擦去上面的灰尘，并为如何处理这些过时的名片而发愁。不由得想起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句时髦口号：要擦亮城市名片！其实，再响亮的口号都不如实际行动，再好的名片，擦得再亮，若不能发出去，不能传播，都是白搭。而如何处理名片，里面也有大大学问。

想想看，全市、全省、全国，有多少这样的名片还躺在角落里睡大觉啊！能不能将这些闲置名片重复利用，变废为宝呢？进而延伸到城市发展，大家各出奇招，让城市的文化名片都能发挥最大作用，如此，则善莫大焉，功莫大焉！

时令走笔

伏天

□ 百元生

热在三伏，冷在三九。

入伏后，地表热量不断累积，出现一天比一天热的情况。进入三伏，地面累积热量达到最高峰，天气也就最热。正所谓：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。”

三伏那闷热难耐的桑拿天相信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记忆。

夏天太阳的高度角大，阳光直射大地，气温飙升，地面上水分蒸发的快，伏期又正是秋庄稼快速生长期，需要大量水分。人间也急需雨水驱热。

还有一句农谚：一伏三场雨，薄地也收田(粮)。可见伏期雨水的珍贵！

在高温，雨水作用下，施过肥的玉米、谷子，昂首挺胸，郁郁葱葱，近前静下心来，还能听到它“咯嗒咯嗒的拔节声！”

高温下，丛林中，秋蝉在拼命的争相鸣唱。老六家的大黄狗卧在门前大槐树下，把舌头伸出老长，呼哧呼哧在喘着粗气。

儿童在村头大水坑里嬉戏，弄得像一个个泥猴！现在人们聪明了，会把空调调到26度以上。

入伏是二十四节气名称外的时令称号。今年的伏期是40天的加长版。

那么入伏的时间是怎样计算呢？有种说法叫“夏至加三庚”；是按照干支纪日来推算的。从夏至日算起，第三个天干为“庚”的日子叫初伏，过10天逢第四个庚日为中伏，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，为中伏总体叫“三伏”。

伏期的长短确定：初伏与末伏固定是10天；中伏的时间则不固定，取决于夏至到立秋之间共有几个庚日；有四个庚日则中伏为10天，有五个庚日则中伏为20天。

据我活了大半辈子的经历，中伏二十天为常见，常常是秋后有一伏，老年人称“秋老虎”。

今年的伏期大大的颠覆了常规；伏期前半月，连续出现多个37.8度甚至40度高温天。

进伏第一天，几阵暴雨过后，气温骤降至30度！淋伏头，晒伏尾，这是农人的经验之说。

入伏那天如果下雨，整个伏期雨量一定很少。所以，每个农民在入伏那天尽管很盼望雨水，却又希望别下雨。

但是，今年伏头下雨了，伏期更是阴雨不断。气温也更是异常，大部分伏期从无高温闷热出现，一般都在30度上下徘徊，最高也只有33度左右。刚刚还在烤炉里的人们，吃过晚饭，纷纷登上房顶，一家人坐在一起话闲纳凉。

至夜，一阵凉风吹过，直有“冰火两重天”之感觉。此刻，静谧的天空月朗星稀，杜牧的美篇《秋夕》悄然进入心头：银烛秋光冷画屏，轻罗小扇扑流萤。天阶夜色凉如水，坐看牵牛织女星。

多么奇妙的伏天啊！

思绪悠悠

那些年，我们读过的书

□ 阮小籍

虚堂人静不闻更，独坐书床对夜灯。
门外不知春雪霁，半峰残月一溪冰。
40岁，半辈子过去读书不少，宋·周弼的这首《夜深》我是第一次读到。
春雪晴，山头月，冰一溪。
想想，就有了陆放翁断桥黄昏梅花的清香；
想想，就有了仓央嘉措云霄一羽东山月的清冽；
想想，就有了钱仲文人不见数峰青的清静；
想想，就有了丰子恺一钩新月天如水的清冷……
许久没有读到过这么清冽脱尘的诗句了。
人到中年，一地鸡毛，难得有静下心来读的时候，更别说读一本书了。
就算读，也是《中国地理》《新闻周刊》《读者文摘》之类的，要么美图超级多，要么鸡汤超级毒，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书。
要知道，读书和找对象是一样的，需要的是一见钟情。电光火石的刹那，心灵契合了，就共鸣了；如果是鸡同鸭讲，不如不读。
所以，心不静不要读书，不想读的时候不要强迫自己读。
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，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，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，皆以阅历之浅深，为所得之浅深耳。
所以，才有了“年少不听李宗盛，听懂已是不惑年”的感叹。

人到中年，都是一身油腻的老狐狸，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常常不由自主的想起少年时代读过的那些语文课本里的句子——

吴伯箫的《菜园小记》朱自清的《背影》《春》老舍的《济南的冬天》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《纪念刘和珍君》苏轼的《赤壁赋》王禹偁的《黄冈竹楼记》司马迁的《报任安书》宗臣的《报刘一丈书》刘基的《卖甘蔗言》欧阳修的《五代十伶官传序》《醉翁亭记》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《小石潭记》……

时至今日，我依旧能大段大段背诵当年老师要求背诵的文字。

暮春，中午，踩着畦垅间苗或者锄草中耕，煦暖的阳光照得人浑身舒暢。新鲜的泥土气息，素淡的蔬菜清香，一阵阵沁人心脾……

每年的春天，我的心里就会涌起《菜园小记》里的大好春光。虽累百世，垢积甚尔！是以肠一日而九回，居则忽忽若有所忘，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，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

一想起二十几岁时和一女孩谈恋爱，因为家里穷，女方家长反对，女孩的哥哥叫了几十个地皮无赖大年初一去我家里砸得一塌糊涂，我的心里就会涌起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的句子。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。

高三的时候觉得归有光的《项脊轩志》要多琐碎有多琐碎，要多平淡有多平淡，如今人到中年，每每想起一些已经阴阳相隔的朋友，心里就会涌起《项脊轩志》里的句子。

人活一辈子，如不能走万里路，就去读万卷书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说短不短，说长不长，不是谁都能像王石一样登个珠穆朗玛峰跟玩儿似的。

难不成登不上珠穆朗玛峰的都要去死？

货比货得仍，人比人得死，这世上想去西藏而一辈子都没去过西藏的人多了，我就是其中那个想去而至今没去的一个。

时间不是问题，金钱不是问题，勇气不是问题，但结果的确是很多人没去过西藏。

很简单，去西藏不是人生的唯一目的，我们一辈子不一定非要走万里路，也不必啥事都要去经历，其实，多读书，就不往这世上走一遭。

诗作

□ 刘广安

寻梅

雪落梅花梅不语，寒至洛邑裹素衣。
识得枝头傲骨醉，古筝一曲道天意。

初春

细雨润青泥，庭前苔藓绿。
应时花开早，风带春消息。

残荷

荷是池边绿，枯亦为花红。
不随东流去，来年又青葱。



夏日荷塘

心香一缕

石榴花开

□ 苗君甫

我再次来到小山沟的时候，不禁惊诧于眼前的一切了。

整片整片的石榴地，在眼前蔓延开来，无边无际的样子。石榴树的叶子绿得闪光发亮，我忍不住吟诵道：“那醉人的绿呀！我若能裁你以为带，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，她必能临风飘举了。我若能把你以为眼，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，她必能眸善睐了。”同行的陈姐笑我：“你还没看石榴花呢，就开始抒情了呀。”

再看那石榴花，更觉心旷神怡。每一朵花都像一个个美丽的小喇叭，脸上都带着自信的笑容。它们在我们的注视下，争先恐后地奏着交响曲。陈姐说：“我觉得，它们吹的曲子是《好日子》，你觉得呢？”

我说：“那当然是，它们一会儿还要吹《好运来》呢。”

和陈姐打趣的同时，脑海中浮现出我们第一次来这个村的场景：那天下着小雨，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泥泞的路上，上坡路艰难，下坡路更艰难，而这个村一会儿上坡，一会儿下坡。我们跋山涉水、困难重重，感觉随时都有栽进沟里去的危险。

我和陈姐小心翼翼地扛着摄像机和三脚架，既怕我们不小心摔倒，更怕一不小心摔到摄像机。

生活小记

我是一个坏妈妈

□ 宁妍妍

“我数到三，把电视关了，写作业！”“不行，再看一集！”“一！二！三！”我压着怒火，啪把电视关了。

作业一个字都不想写，动画片看起来没完没了！臭小子大哭：“妈妈坏！妈妈坏……”

说实在的，儿子上幼儿园时，我们母子相安无事，但自从有了作业，我就成了儿子眼里的坏妈妈。

夺他的手机，“妈妈坏！”写作业磨蹭，训他，“妈妈坏！”他故意把铅笔弄断，把橡皮抠成渣，我一巴掌打上去，他大哭着说：“妈妈坏！”……

说出来，可能你不相信，这个“小恶魔”已经无数次把我气疯！每次辅导作业都是一场较量，不是他哭，就是我哭，要么我们娘俩一起哭……想不明白，简简单单的一点儿作业，一会儿就能写完，“小恶魔”为啥坐那儿一两个小时都写不完呢？

在家如此，在学校也不让我这个老娘省心！上课不好好听讲；桌斗乱得像猪窝；犯错误，老师问话不吭声，还把两个女老师气哭……频繁惊动德育处！

无数个深夜，我睡不着。那个小时候被我亲过屁股蛋儿和小脚丫的萌娃，如今怎么分分钟把我气炸？！是孩子本性顽劣，还是我这个当妈的不会教？

书籍、视频、讲座……成了我寻找原因的宝库。一路摸索，一路思考。残酷的真相揭开——我真的是一个坏妈妈！

于是，我洗心革面，从头做人。

假在沙发上，和臭小子一起看《萌鸡小队》《螺丝钉》……几分

为什么被派到这个又偏又穷的山沟里来采访？当时我在心里愤愤地想。

后来，全村上下开始把目光集中到乡村振兴上，计划利用小山沟现有的坡岭地集中连片种植软籽石榴，发展高效观光农业。

不仅如此，这个地处浅山区的小山沟，开始重修修临沟壑的村内主干道，一改狭窄曲折的现状，村民们雨雪天气再也不用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，吃尽苦头了。修路、修厕所、修广场，出村道路重修、村内主干道扩宽、户与户之间道路硬化、污水集中排放系统建设提上日程，基础设施项目陆续开工建设。

这个小山沟在静悄悄地发生变化：外村的姑娘愿意嫁到这个村里来了，其他县市的经销商也上门签购销合同了，很多学校愿意带着孩子们来这里研学了，很多旅行社愿意带团来这里旅游了……

小山沟一年一个模样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蜕变：穿村而过的道路宽敞笔直、长势喜人的石榴树生机勃勃、淳朴敦厚的山沟人喜笑颜开……每一次来，都让我们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和收获。

你听，石榴树上的“小喇叭”正欢天喜地把这消息广而告之呢。

钟后开始写作业？臭小子说了算；一人一个作业本，我成了他的同学，而且甘拜下风，这下，臭小子找到了自信，像小老师一样教我这个笨学生……

学校里，和老师联手出招儿，有时候，还要和他成为“战友”。

有一次，臭小子又在学校作妖，好端端的哭着不进教室，非闹着回毛村。老师一个电话打来，我忙跑过去解释。

这事怪他多，头天晚上对孩子说，他爷爷住的村子要拆迁，以后就没了。谁知，第二天臭小子就闹了这一出……

德育主任发话：“带孩子出去转转，买点儿好吃的，稳定稳定情绪再送来。”我得寸进尺，大胆决定——带孩子回毛村！

一个小时后，臭小子到了他向往已久的毛村。

此时的毛村，家家墙上都写着“拆”，爷爷家的墙已被捅了几个大窟窿……儿子看遍每个房间，又在街上玩了大半个小时，才被劝说离开。第二天传来消息，毛村已完全拆除。如果我不带孩子跑回去一趟，将是何等遗憾？

每晚，我还要打开荔枝App，陪臭小子听“大沫沫讲故事”，臭小子已听了多年，每个故事都听了无数遍，说：“不听，睡不着。”臭小子听不烦，我怎敢烦？不仅不烦，还要和他一起讨论，一起憨笑……

如今，臭小子已经上小学二年级了，我听到的“妈妈坏”也少之又少了。

我知道，我仍不算是个好妈妈，不算是个合格的妈妈，但我是个和孩子携手同行、不断学习进步的妈妈……

思绪悠悠

听雨碎笔

□ 徐湘婷

连日多雨，每每在雨声中醒来，静静躺着听雨敲窗，远处，时有子规啼叫，偶尔还会有蛙声一片。此刻，我梦里的江南应是“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”了罢！且容我将晨光搁浅，让思绪驭风，在蒙蒙烟雨中，择一袭禅意旗袍，吟一阙渔舟采歌，去寻一杯江南清梦……

天地间雨丝飞舞，一片空濛。那日日走过的小园里，雨潇潇，烟霏霏，风细细，柳依依，人寂寂。我且独享这无边的濛濛烟雨罢！

小园清凉竹树新，初经一雨洗诸尘。一隅长廊下的数茎翠竹，清静无尘，清逸依旧，在雨中颇有几分“竹露滴清响”的江南风致；蔷薇不惜胭脂色，独立蒙蒙细雨中，本就娇弱的花上雨珠莹莹，如泣如泣的美人；幽草如碧丝，渐行渐远还生，雨滴如珠玉散落草茎长叶间，于寻常处凭添一份轻灵诗意……

“落花已作风前舞，又送黄昏雨”。此刻，窗外又是一曲雨的清歌，自黄昏时分吟到华灯初上。撑一把淡紫小伞，独自彳亍在长长的街，若不是走在夜色里，也该有一份雨巷情韵吧！远处，一片黄晕的灯，在雨里暖暖地守望，在积水的地上投下长长的一段空明，为匆匆的路人心头氤氲的是一份悠远？还是一怀幽怨？

听听雨在伞上的轻舞，淅淅沥沥，嘈嘈切切，大珠小珠错落杂弹中，虽无酒一杯，却也奏出各人心词一曲——

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是一份清美如画的相思；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是一抹清雅灵动的春意；

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是一片幽寂清静悠远；

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是一生琴瑟和鸣的传奇；

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”是一段逝水不再的追忆；

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是一斛浓得化不开的闲愁；

“留得残荷听雨声”是义山的雅趣；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是东坡的旷达；“夜阑卧听风吹雨”是放翁的忧愤。

谓之：一人一心，一雨一语，更有一时一情者如蒋捷《虞美人》一首：

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”

而我，在那个叫做“江南”的清梦里，是否也有人相约西窗剪烛，东篱把酒，夜雨对弈？可是也在寂寂长夜里，闲敲着三二棋子？抑或是随手翻开一卷诗书，轻吟一句“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”？

今夜，落雨。
倚窗，听雨。
灯下，写雨。
此刻，窗外虽无芭蕉，依旧潇潇……